

俄苏精神文化史中的“洛谢夫神话”

刘 崑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A.Φ.洛谢夫在俄国人文科学史上堪称一个传奇或神话, 这不只因为他令人惊异的人生际遇和精神坚守, 主要还在于他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巨擘, 在哲学、文化学、美学、神话学、语文学、符号学和数学哲学等诸多领域, 洛谢夫都是成就卓著的一代宗师, 他的诸多著作被认为是这些不同领域的经典。洛谢夫对俄罗斯精神文化和哲学美学方面的贡献得到俄罗斯乃至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他所提出和试图解决的关于人类存在的根本性问题既具有民族特征, 又体现出普遍性和多元性的内涵, 就其深刻性、体系性和现实性来说是无可替代的。

关键词: A.Φ.洛谢夫; 神话; 俄罗斯精神文化

中图分类号: B512.59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A.Φ. 洛谢夫(1893—1988)在俄国人文科学史上堪称一个传奇或神话。在历史变迁的洪流中, 他命运多舛, 九死一生, 历尽坎坷。后人都以崇敬的心情提起他, 这位伟大的俄罗斯公民、哲学家、美学思想家、语文学家不但一生中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两次革命、国内战争、伟大的卫国战争……而且竟然在苏联意识形态的氛围中能够得以坚持自己的哲学探索, 把白银时代被社会革命事件中中断的俄国精神文化探索继续下去。跨越了整个 20 世纪的风风雨雨, 他以对知识强大的直觉和穿透力、追求真理的良知, 成为一个真正“人的象征”、“俄国(文化)鼎盛时代最后一位杰出哲学家”以及“俄罗斯精神传统的捍卫者”, 他是公认的代表了俄罗斯知识分子追求自由思想和人类普遍价值的基本精神。洛谢夫是一位纯粹的知识分子和思想者, 他的思想贡献在俄国哲学乃至世界哲学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洛谢夫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俄国宗教哲学精神所固有的“整体知识”的理念和理想, 力求借助理性和思维现象学达到对世界本质的完整认知。他的哲学和美学思想借鉴和发展了西方人文思想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知识, 同时也与他本人的哲学理论体系中的其他领域, 如神话学理论、语言学理论、现象学和辩证法、音乐哲学、宗教哲学、历史哲学、社会学思想等彼此贯通。

2 对俄罗斯传统精神文化的坚守

在很多俄罗斯人和研究者的眼中, 洛谢夫就是神话一般的存在, 他的人生际遇、精神坚守和思想建树无不是一个神话。苏联时期, 关于洛谢夫, 众所周知的只是他古希腊哲学史家和百科全书编撰者的身份, 随着洛谢夫的辞世和新的档案资料的公开, 洛谢夫不为人知的身份和完整面貌渐渐清晰, 人们才忽然意识到, 他还是修士安德罗尼克, 是重要的宗教神学思想家、精辟的教父神学鉴赏家和独特的赞名学说的创立者。东正教大司祭阿斯穆斯(B. Асмыс)称他的哲学体系“是对基督教哲学理论建构最杰出的尝试, 或许也是 20 世纪俄罗

斯具有最重要意义的尝试”（В.И.Постовалова 2009: 177—178）。虽然现如今谈到洛谢夫哲学的特征时人们也会使用“宗教哲学”这一提法，并称他为宗教哲学家，但因为历史环境的原因，洛谢夫本人生前从未使用和肯定过这样的表述，只有在《神话辩证法》中，在谈到宗教神话的分类时，提到过“宗教哲学”这个用语。他称自己是哲学家和辩证法家，但人们并不知道，在这两个概念中暗含着意识深处对现实的宗教性思考，并且这种倾向隐含在他的许多关于哲学的定义中。正如他在《生活：文学、故事、书信》中所说：“哲学如果想成为关于存在的活生生的现象的哲学，而不是‘抽象形式’的哲学，就应该涉及‘爱’、‘神圣性’等范畴，不论它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因为整个生活就是由对爱和神圣的追求构成的，这些范畴是不能从人的生活中排除的，因此也无法从思想中排除掉。”（А.Ф.Лосев 1993: 42）

尽管洛谢夫的童年是在浓郁的宗教氛围熏染下长大的，但在古典中学时期他的第一篇论文是《无神论的起源及其对科学和生活的影响》（1909），同年他还撰写了一篇由校长弗洛罗夫命题的文章——《科学和艺术的意义与卢梭的论文“论科学对道德的影响”》，并获得校长颁发的奖品——索洛维约夫文集。1911年洛谢夫以金质奖章的优异成绩毕业。少年时期的学养和经历决定了洛谢夫哲学思考方法的普遍性和独特性。经过紧张的探索和认真的思考之后，洛谢夫秉承了俄罗斯思想中的东正教传统，他的许多论述都是基于上帝问题的宗教哲学思考。在洛谢夫看来，保持对存在的整体性直觉不可能离开宗教的立场，上帝的概念是一切现实的可思考性的前提，是一切存在的条件和思考的目的，它是与存在的整体性直觉并行不悖的。而俄国宗教哲学不乏这样的思想，津科夫斯基曾在《基督教哲学基础》写道：“我们思想的特性把我们的思维和绝对者联系在一起。”洛谢夫所说的辩证法自始至终贯穿着宗教因素，只是这些思想常常是隐藏在哲学术语和神秘逻辑之下以隐讳的方式来表达的。

不考虑绝对无条件的宗教哲学前提是不可能理解洛谢夫思想的真正意义的。洛谢夫认为理性和信仰具有不可割裂的联系，而“宗教性是哲学思维不可分割的基础”（В.И.Постовалова 2009: 179）。要想真正理解关于人的哲学命题，并对人的存在进行正确的思考，唯有通过宗教可以达到。洛谢夫在对《神话辩证法》的补遗中曾提到，东正教世界观中的神人类的神话元素就是来自辩证法的必然性和关于上帝的思想。洛谢夫采取纯粹哲学的方法来研究神话，洛谢夫认为，神话充分的体系化应该属于教义神学甚至是宗教哲学范围。但实际上他是把先验逻辑的和辩证的建构方法和现象学结合起来。他的《名谓哲学》虽然通篇都没有提到过上帝或相关的词汇，但这个词的组合本身就带有宗教的主旨和出发点，他的直觉一开始就具有宗教内涵。在保存下来的洛谢夫档案中有一些他关于神学研究的文字，在当时的年代，作者的有关教义阐释的思想是以隐秘的方式进行的，就像《名谓哲学》一样。他不顾一切地想要深入表达生活的本真，却要付出不可相像的代价。

关于东正教在洛谢夫生命中的意义，固然可以从他出生和成长的环境以及个人对存在的精神认知中找到鲜明的印记，但他的思想趋于成熟并真正走向精神探索的道路是在来到莫斯科大学求学之后。他宗教哲学理念的深化和情感的增长不但与俄国宗教哲学思想家圈子的影响有关，而且他所遇到的人生和精神伴侣——妻子瓦莲京娜对此也起到重要作用。

1915年洛谢夫毕业于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前身——莫斯科皇家大学¹历史语文系的哲学和古典语文学两个学部。1917年洛谢夫和瓦莲京娜相识，她是房东商人索科洛夫的女儿，后来瓦莲京娜考入莫斯科大学物理数学系天文学专业，1922年洛谢夫和瓦莲京娜结婚。1924年毕业后直到1930年被捕前，瓦莲京娜一直在莫斯科天体物理学院工作，师从著名数学家费先科夫（В.Г. Фесенков）教授。20年代苏维埃政权刚刚开始的时候，人们还可以讨论神学和哲学问题，可以去修道院和教堂，当时洛谢夫和许多知名宗教哲学思想家有密切交往。20年代末修道院被解散，教堂被关闭，几千修士修女被流放。洛谢夫夫妇都是东正教徒，为了表示对新政权暴力的反抗，两人于1929年3月秘密剃度成为修士，洛谢夫@阿列克谢取教名安德罗尼克，瓦莲京娜取教名阿法纳西娅（是为纪念公元5世纪生活

在安提阿的一对圣徒夫妇)对于瓦莲京娜来说,选择修士身份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作出巨大牺牲的心理准备的,她自愿放弃家庭生活的欢乐,放弃生儿育女的愿望,因为她认为爱丈夫就要忠于他的理想。作为赞名派思想的继承和探索者,阿列克谢和瓦莲京娜志在于真理真探索的道路。他们作为非尘世生活的灵魂伴侣,一起生活了 32 年,正如伊万诺夫所说,他们的结合就如同一个十字架的两端,他们的婚姻代表了一种信仰。

各种公开出版物中最为常见的洛谢夫的最为经典的照片就是他戴着黑色小圆帽的形象,这顶黑色小帽其实是修士帽,虽然后来这帽子也换了几个,但这一形象一直未变,以至于人们习惯了他的这一经典形象,把它当作是洛谢夫学院身份的象征,因为整个洛谢夫生前他的修士身份几乎从未被人知晓。据 A.塔哈-戈基回忆,瓦莲京娜也一直保存着一顶这样的天鹅绒修士帽,他们非常珍视这个信仰的标识。洛谢夫要通过理性和思考这种信仰,这信仰是一种无法消除和改变的内在力量,他坚信这是人存在的本质。洛谢夫在劳改营时期的信件中曾提到在卢比扬卡监狱时他会通过把自己与外界隔绝并不断祈祷来克服自己精神上的危机。1996 年 B.П. 特洛伊茨基在《莫斯科》杂志上曾发表了一篇纪念米·布尔加科夫的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出版 30 周年的纪念文章²题目是《论无名字的大师和他的黑色小圆帽》,作者试图把作品主人公和洛谢夫形象联系起来来解码这部著名的作品,其所依据的象征物就是大师的黑色小圆帽。布尔加科夫的小说叙事达到一半时才出现的这位主人公,是一位忠于自己的内心,坚守艺术良知的大师,他戴了一顶绣有字母 M 的黑色小帽,这个字母在俄语中既是“大师”(Мастер)一词的首字母,也可认为是“修士”(Монах)一词的首字母。这种联想和考证并非空穴来风,文章作者据苏联时期的社会和文化语境,布尔加科夫和洛谢夫活动圈的联系为这种可能性找到了相对令人信服的理由。同时,特洛伊茨基认为,布尔加科夫小说中的那句箴言“手稿是烧不毁的”是对洛谢夫哲学探索和其大量手稿和自出版物命运和遭遇的一种暗指和信念,表达了作者对坚守和探索真理的文化精英的钦敬和良好愿望。洛谢夫天生是理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他的生活、思想和现实世界是格格不入的,整个人沉浸在苏格拉底、柏拉图、荷马以及神话理念里。洛谢夫反对革命政权的过激行为,不能接受革命的阴暗面,但是和一部分俄国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参与激情不同,他关心的是人存在的精神本质和普遍价值。

3 学术生涯与多舛命运

1919 年下诺夫哥罗德大学授予洛谢夫教授职称,他在该大学讲授神话学和古希腊哲学课程直到 1921 年。此时洛谢夫已经继 П. 弗洛连斯基之后,成为当时的赞名派³的拥护者。赞名派的主要主张——“上帝不是一个名谓,但上帝的名谓就是上帝本身”的思想成为洛谢夫一些哲学思考和著述的思想根基。他以研究古希腊美学、词语以及象征的名义为关于“作为世界原初本质的上帝之名谓”的哲学思想布道。20 世纪 20 年代初,洛谢夫成为国家艺术学院成员,并任学术委员会委员,同时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和莫斯科师范学院讲授美学学说史、音乐哲学和古希腊文学等相关课程。此其间洛谢夫经常参加各种宗教哲学学术团体的活动,并就相关问题发表演说,参与包括当时著名的机械论者和辩证法家之间以及围绕赞名派学说的论争。虽然当时官方要求对艺术的研究要有阶级的视角,像形式主义等理论都受到批判和排挤,但苏联政权初期洛谢夫仍然有机会可以在专业人士中做报告,直到 1929 年,音乐学院作为“资本主义思想的温床”而被迫关闭。

《神话辩证法》的出版引发了洛谢夫生活中的激变和转折,1930 年 4 月 18 日洛谢夫被捕,罪名是往《神话辩证法》书稿里插入未经审查的内容。半年后,因为参加所谓的反革命组织“东正教真理教会”罪,洛谢夫被判刑 10 年,他妻子瓦莲京娜获刑 5 年。期间经历了四个半月的囚禁,后被发往“卢比扬卡”秘密监狱。1933 年因身体残疾(双眼视力几乎丧失)被提前释放,恢复公民权利,并被流放到修建白海运河的工地,流放期间他的创作以文学作品为主。1941 年回到莫斯科,从 1942—1944 年,洛谢夫在莫斯科大学讲授黑格尔哲学

和美学，并被委任为逻辑学教研室主任，但由于各种明枪暗箭，很快被扣上唯心主义者的帽子，停止了在莫斯科大学的一切工作。1943 年洛谢夫免于答辩被授予语文学博士学位（因为禁止他从事哲学研究），1944 年他转调到莫斯科师范大学，先后在古典哲学和普通语言学教研室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此期间洛谢夫不时接受各种改造。1949 年开始，洛谢夫与格鲁吉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合作进行翻译普罗克洛的项目，并提供关于新柏拉图主义的咨询帮助。1953 年斯大林去世后，洛谢夫的著述才渐渐有了出版的机会，但他也不得不在论述自己的思想时笨拙地从马克思列宁著作中搜寻引文，以便把自己的思想伪装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之下，以此为自己的学术探索求得一点机会和可能。

洛谢夫的藏书在被捕时期、国内战争时期和二战时期三次被毁，这是他生平中几次致命的打击，但他竟然能三次逃过死神的手掌也是奇迹。1941 年，敌人轰炸莫斯科时，位于莫斯科沃兹德维任卡街的洛谢夫家所住的楼房被夷为平地，上万册的藏书或被炸飞，或被深埋入弹坑里废墟之下。夫妻二人拼尽全力把这些书的残页挖出来，晾干，除去脏污，再用熨斗一页页熨平。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藏书，而是对于他的研究至关重要的理论资料。在住进阿尔巴特街 33 号（今“洛谢夫之家”资料馆）之后，整个生命过程中洛谢夫一直都在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办法试图恢复和扩充自己的藏书。

1954 年妻子瓦莲京娜去世，洛谢夫得了一场重病，甚至做了临终忏悔并领了圣餐。这场劫难之中，当年他的研究生阿扎·阿利别科夫娜·塔哈-戈基（也是洛谢夫和瓦莲京娜的教女）成了他新的助手和朋友。瓦莲京娜临终前嘱托她要照顾和帮助洛谢夫，当时他已是视力不好的残疾人，没有别人帮助行动异常艰难，甚至连口授写书和文章都难以进行了。阿扎·塔哈-戈基陪伴他直至寿终，并始终如一以保护、整理和出版洛谢夫的生平著述和理论遗产为自己毕生的事业，他们的婚姻登记只是出于工作方便的考虑，因此阿扎更喜欢人们称她为洛谢夫的生活伴侣、助手或遗产保护人。

洛谢夫去世于罗斯受洗千年 1988 年 5 月 24 日，这一天是圣徒基里尔和梅福季纪念日，洛谢夫生前一直谨慎隐瞒自己的宗教信仰，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洛谢夫病重期间公开向自己的学生们谈到了自己的信仰，在他去世后 A.A.塔哈-戈基也公开了洛谢夫皈依东正教的事实。1988 年 5 月 22 日洛谢夫口授了自己的最后著述《基里尔和梅福季圣传》（Слово о Кирилле и Мефодии）。本来计划在 5 月 24 日圣诺夫哥罗德拉夫文字诞生纪念日由洛谢夫青年时期的朋友罗斯托夫采夫（Юр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Ростовцев）来宣读该文，但不幸的是洛谢夫在 5 月 23 日深夜离开了这个世界，葬于瓦甘科夫墓地。从童年时期圣基里尔和梅福季就是洛谢夫的守护圣徒，这两位圣徒又是斯拉夫文字的创造者。而在洛谢夫去世后的第 9 天正逢俄罗斯受洗千年的纪念日，阿扎·阿利别科夫娜在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院纪念罗斯受洗大会上宣读了这部圣徒传，同时该文发表在文学报上。洛谢夫与俄国精神文化根源和本质上密不可分的渊源仿佛是注定的。

4 思想成就与学术地位

洛谢夫的平生著述有 600 余篇，其中 40 部专著，并担任哲学百科以及大百科词典词条撰写工作，其中与《世界各民族神话百科词典》合作撰写的古希腊哲学以及神话学相关词条有 200 余条。凭借超强的记忆和紧张的思考，借助他人的帮助，他每天都要完成一定的写作量，如此至生命的终结从未间断。整个苏联时期有 20 余年的时间洛谢夫在哲学方面的研究活动的被禁止的，而且他的一切哲学著述都不得发表。为了对抗这种孤寂，也是为了对人和社会的存在以及哲学问题作更深入具体的思考，他曾经做一些文献翻译和文学创作活动，当然，创作重点还是在形而上学的思考上。洛谢夫临终前已经完全失明，只有微弱的光感，为了纪念这位杰出思想家以及在视力受损的情况下取得的辉煌成就，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为所有失明者建立了洛谢夫的半身像。

俄罗斯学界有人把洛谢夫的博学和理论贡献与俄国文化史上举足轻重的世擘——罗蒙诺索夫相比拟，认为就对于俄罗斯精神文化的奠定、传承和发展方面的意义来说，二者是可以相提并论的。罗蒙诺索夫是化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语言文字学家、诗人……普希金称之为“俄国的第一所大学”；洛谢夫的多方面跨领域的才华也令人瞠目，他是哲学家、文化学家、音乐学家、逻辑学家、文学理论家和小说家……他的思想体系中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相结合的特征和理念或许与他本人自幼对罗蒙诺索夫的尊崇不无关系。巧合的是后来他入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语文系和哲学系学习，并曾在那里短期任教，同时，他在不同时期都有对罗蒙诺索夫的学术思想和文化贡献的关注和深入研究。早在少年时期的论文中，A.洛谢夫就由衷赞叹罗蒙诺索夫对俄罗斯文学的意义和贡献，对于他来说，“罗蒙诺索夫”这个词，“他的名字，是属于其对意义的瞬间思考就可以给我们描绘出一些完整蓝图，引导和启发越来越多的新思想的名字之一”，（С.А.Васильев 2001: 4）这种精神和理想自幼融入洛谢夫的人格和意识之中。

洛谢夫的学生众多，这首先确保了其思想遗产的整理、编辑、出版、阐释、研究以及继承等方面的工作。老一代的有和洛谢夫本人熟识的阿斯穆斯（В.Ф. Асмус）、古雷加（А.В. Гульга）、布里舍夫（Б.И. Пуришев）、斯皮尔金（А.Г. Спиркин）等，年轻一代的后继较为知名的研究者从阿维林采夫（С.С.Аверинцев）、利哈乔夫（Д.С.Лихачёв）、斯捷帕诺夫（Ю.С.Степанов）、比比欣（В.В. Бибихин）、盖坚柯（П.П. Гайденок），到古谢伊诺夫（Г.Ч. Гусейнов）、吉姆比诺夫（С.Б. Джимбинов）、柯德罗夫（К.А. Кедров）、果萨科夫斯基（В.А. Косаковский）、米哈依洛夫（А.В. Михайлов）、霍洛波夫（Ю.Н. Холопов）、哈鲁日（С.С. Хоружий）、舍斯塔科夫（В.П. Шестаков）等，除了这些知名学者、哲学家、文化和艺术活动家，一直在进行洛谢夫思想研究的还有广大的俄罗斯境内外的专业人士。

洛谢夫并不是一个枯燥无趣的、偏爱抽象逻辑和议论的知识分子，也不是一个经验主义的唯理论者，他要探求一种高级的、聪慧的思想，他精湛的辩证法赋予这样的思想以生命的活力。他在思想上精益求精，充满热情，富于雄辩性，并且能真正激发读者的思考。他的渊博知识和天然禀赋相互依托，因此他的创造力源源不断。20世纪20年代初，洛谢夫开始翻译公元4—5世纪古希腊神学家伪狄奥尼修斯的神学论文集，就此问题写成《从赞名派观点看伪狄奥尼修斯神学合集》和《〈伪狄奥尼修斯神学合集〉的历史意义》两篇文章，（Иерей Сергей Шкуро 2013: 141）但当时并未发表，直到2009左右这些著述和译文才得以出版。同时，洛谢夫还翻译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塞克斯都·恩皮里柯⁴、普罗克洛以及尼古拉·库赞斯基⁵的著作。他对柏拉图著作文本的注释被认为是无法超越的。高超的语言天赋、深厚的哲学造诣和强大的感悟力使他的译文从理解、表述到注释都清晰、准确，成为最为经典的译本。此外其创作中还呈现了大量的诗人、哲学家、作家的小肖像，像荷马、埃斯库罗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卢克莱修、维吉尔、普鲁塔克、狄奥根尼、普罗提诺及其学生等等。在洛谢夫看来，这其中没有幸运儿和顺利者，他们或者在永恒冲突的桎梏中抗争，或者听命于神秘命运的声音，最终在欲望中沉沦，陷入绝望、忧伤、痛苦和不可救药的孤独。每个人物背后都能感受到洛谢夫本人的命运投影，他的孤独感，只有科学和信仰才能使他从这种感觉中摆脱。

洛谢夫关于西方思想的困境有深入的认识和远见，在洛谢夫的书中感觉不到学者的孤芳自赏、妄自尊大和居高临下，而是一种简单而真诚。他用智慧理性的思考来关注人本身，把人当作自己的对话者。洛谢夫不喜欢重复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东西，他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要反复向读者和听者解说、强调自己独创性的观点。他博闻强记，又有自己独特而明确的哲学立场和方法，使他能够直面事物的本真——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事物，而是真正直面本质的科学立场上的事物。这种科学具有自己的第一原则、原创思想以及作为新的理论之源的思维模式，这种严格缜密的思维逻辑和关注原初性的思想取向决定了洛谢夫的体系具有

独一无二的风格和意义。正如他自己所说，这种独特个性不能做任何解读，只能从它本身去理解，洛谢夫称他自己“既不是唯心主义者也不是唯物主义者，不是柏拉图主义者也不是康德主义者，不是胡塞尔现象学也不是唯理论的代表，不是神秘主义者，不是赤裸裸的辩证法家，也不是形而上学哲学家”，他只是洛谢夫。虽然思想独特，但洛谢夫的著述却援引广博，可以说只要不是自己独创的思想，不属于阐述自己思想体系过程但又十分必要的有关知识背景都包含在大量的注释中，这些注释异常详尽，其中包含作者本人的独到观点和对所引述对象的客观性述评。因此其注释文字也是独立的研究文章。被洛谢夫研究和引述的西方哲学家、思想家、学者范围广泛，从古希腊到现代西方的哲学家和人文精神的代表，包括俄罗斯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哲学家、诗人、作家、学者等等。同时，洛谢夫也被当时许多思想大家所研究和解读。东方研究学者、当时杰出的印度学专家、科学院院士谢尔巴茨基（Ф.И. Щербацкий），他通读并十分认可洛谢夫关于名谓哲学的深刻思想，把自己的最新出版的佛教研究专著寄给他，洛谢夫回寄了《名谓哲学》一书。人们把洛谢夫和但丁、尼采、霍夫曼、叔本华联系起来，音乐学和音乐哲学研究者们广泛研究洛谢夫和莫扎特、斯克里亚宾、瓦格纳、拉赫马尼诺夫的关系；人们把洛谢夫集中营时期的书信与沙拉莫夫、曼德尔什塔姆、格罗斯曼、阿勃拉莫夫、安德列耶夫的创作相提并论，并力图进行深入的阐释。

5 结束语

洛谢夫的哲学探索始于对 B. 索洛维约夫在接受，并终生都受到这位思想家的影响，体现了俄国人文精神固有的“整体知识”的理念和理想。柏拉图和索洛维约夫是洛谢夫中学时代熟读的喜爱的哲学家。到了晚年，90 多岁时洛谢夫再次回首面对自己年轻时无比尊崇，曾给予自己具大的精神滋养和影响的思想家——索洛维约夫，他重新以年轻时的旺盛精力和热情着手著述言说自己关于索洛维约夫的认识和理解。在毕生终结之巨著《索洛维约夫和他的时代》中，洛谢夫呈现了索洛维约夫思想和创作中他所珍视和赞同的东西，也指出了他所不能接受的东西。洛谢夫以和自己终生倾慕的哲学家的相遇象征性地结束了自己的创作道路，对于理想主义的洛谢夫来说，生命的始终、过去和现在似乎形成了一个回环。不论是生活还是创作中，洛谢夫都无法忍受混乱和不严谨。人们试图解读“洛谢夫现象”、解开“洛谢夫之谜”、揭开“洛谢夫的秘密”。洛谢夫最著名的一句箴言——“我信仰，因为我极度理性”或许能够引领后来的研究者找到答案。

附注

1 1755 年伊丽莎白女皇下令创办，1917 年关闭，随之重组为莫斯科国立大学。

2 В.П.Троицкий. О безымянном мастере и его шапочке. К 30-летию публикации романа Михаила Булгакова «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 в журнале «Москва» // Москва. 1996. № 11. С.154—164.

3 20 世纪初俄罗斯东正教思想和教会史上的一场教义之争的学说立场之一。赞名派和反赞名派之争是一场耗时持久影响广泛的教义争端，也是一次轰轰烈烈的宗教哲学思想运动。其起因是伊拉里翁¹神甫的《高加索山上。两个德高长老关于通过向耶稣基督祈祷达到与上帝内在一致问题的谈话，或现代隐士的宗教活动》（1907—1912）一书的出版。该书是一种对信仰的特殊状态下神秘体验的描写，这种状态主要通过不断呼唤耶稣之名的祈祷来实现——这种观念可追溯到宁静主义（исихазм）传统。该主张的基础是，上帝的一切本质和不可穷尽的特征都存在于神的名之中。由此围绕名谓是否是本质能量或纯粹现象的载体这一问题引发一场影响极大的争论。

4 塞克斯都恩皮里柯 Секст Эмпирик（2 世纪末—3 世纪初），古希腊哲学家，学者，怀疑论的代表。

5 尼古拉·库赞斯基，德文名号：Nicolaus Krebs，拉丁文 Nicolaus Cusanus（1401—1464），生卒于神圣罗马帝国，罗马天主教会红衣主教，15 世纪伟大的德国思想家、哲学家、神学家、数学家、百科全书式学者、教会政治活动家，中世纪晚期向新时期过渡时期第一批人文思想家，其哲学思想立足于新柏拉图主

义学说，同时从古希腊和中世纪文化中汲取大量合理因素。

参考文献

- [1]Васильев С.А. «Ломоносов!...С какою-то необычайной силой действует это могучее слово...»(А.Ф.Лосев о М.В.Ломоносове)[А]//Материалы 12-ой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й научно-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освященной памяти А.Ф.Лосев[С]М.: 24-25 ноября 2011г.
- [2]Лосев А.Ф.: Жизнь: Повесть.Рассказы. Письма. СПб.,1993.
- [3]Постовалова В.И.. Религиозно-философские воззрения А.Ф.Лосева[А]// Алексей Фёдорович Лосев.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А.А.Тахо-годи и Е.А. Тахо-годи[С]. М.: РОССПЭН. 2009.
- [4]Троицкий В.П. О безымянном мастере и его шапочке. К 30-летию публикации романа Михаила Булгакова «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J], «Москва» ,1996. № 11.
- [5]Шкуро Сергей.Ареопagitики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А.Ф.Лосева[А]// Творчество А.Ф.Лосева в контексте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 европе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ной традиции. Часть 2[С]. М. 2013.

Myth of Losev in the Russian and Soviet Spiritual Culture History

Liu Kun

(Center of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A.F.Losev can be called a legend or a myth in the history of Russian humanities, not just because of his amazing life and spirit, and he also is an ideological powerhouse with world influence. He is a great master of philosophy, culture, aesthetics, mythology, philology, semiotics and mathematical philosophy. His contribution to Russian spiritual culture,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has been paid close attention and recognized by Russian and even western academic circles. The fundamental problems about human existence that he proposed and tried to solve not only hav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embody his universality and pluralism, and there is no substitute for its profundity, system and reality.

Key words: A.F. Losev; myth; Russian spiritual culture

基金项目: 本论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洛谢夫人文思想的宏大叙事及其宗教精神研究”(18BWW03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锟(1971—),文学博士,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与宗教文化、哲学美学。

收稿日期: 2018-09-25

[责任编辑: 刘 锟]